



衡山梵音古道

■倪南林

南岳衡山,心愿之旅。游人与香客多会于此。

我喜欢衡山,但我更爱衡山梵音古道那一段奇妙路径。每次来衡山都是徒步上山,走的都是梵音古道,直上祝融峰顶。下山也都徒步,还是走梵音古道。

平常,是很少有人走梵音古道的,旅游淡季就更难得有人走。因为梵音古道幽深而僻静,而且徒步上山到南岳最高峰祝融峰,一般都要走四五个小时,且路径崎岖而陡峭。

步入梵音古道,映入眼帘是一条高峙的峡谷,令人望而生畏。大量形态各异的岩石裸露,有的如男人坚实的胸脯,有的又如美女的背脊光滑而流畅。峡谷中间是一道流水,水势不大,时而飞溅,如散开的珠帘;时而又聚成一线,像一条蜿蜒的白蛇。谷底下是一湖平波,就叫梵音湖。梵音湖其实就是人工砌成的一方水池,池上建有回廊,曲径通幽。池中有鸳鸯在游来游去,似在窃窃私语。

登山的路就依势凿在峡谷边的峭壁上,蜿蜒而上,如一条翻腾的长龙。拾级而上,百转千折,爬得人汗流浹背,有点想打退堂鼓。咬咬牙继续向上,忽然眼前一道水坝突兀耸立在峡谷正中,拦腰横断,正是“高峡出平湖”的景象,这就是华严断了。登上湖坝,一湖碧水就在眼前了。微风拂过水

面泛起涟漪,又像极了邻家女孩的颦眉嗔颜。湖面倒映着四周山顶上的古刹塔影和蓝天白云。人们坐在豪华游览车里,观赏的是车窗外飞驰电掣的风景。我就在这水边,独倚一株古树,听飘渺恍惚间传来的佛乐钟声,沐着峡谷中的风,我自沉醉的是枝叶间婆娑的光影。

沿着华严湖边石子小路继续往前走,路两旁的树木越来越茂密,只有从枝叶间漏下的斑驳的阳光。走过华严湖这一段,路又突然峻峭崎岖起来。愈来愈幽深,愈来愈寂静了。此时人走在峡谷底,两边的山峰似是要挤压过来一样。但听峡谷里潺潺的水声、叽叽喳喳的鸟鸣,我知道这梵音古道是欢快的,是鲜活的。

穿过一座石板桥,转过几个弯,一堵巨石刀切斧削般立在眼前。巨石前是一组雕塑,塑的是一穷书生和一赤脚和尚相对席地而坐,和尚正在用烧着的干牛粪煨野芋头。这就是传说中的“懒残煨芋”了。说的是唐代懒残和尚(即明瓚禅师)和后来做了唐朝十年宰相的李泌的故事,有“半只芋头,十年宰相”之说。正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真是高手在民间了。据说凡读书人来此祭拜,必得功名。我想,这就看各人的悟性了。

再往上走,峡谷越来越深,水流也越来越湍急,瀑布也多了起来。野路无人,山涧

自奔流。这山涧撒珠溅玉,青涩如“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邻家女孩。又热烈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绝代佳人。此时初秋早上八九点钟之时,忽一缕阳光从远空而来,穿云破雾、推枝拔叶,挤过这层层缝隙奔向这野涧的身边。她化一抹彩虹,缠绕上这瀑布的正中,似吻向这美人的唇,又似揽楚腰纤细。忽然一只蜻蜓款款飞来,停在这里振翅不走了,似欲偷窥……这突兀飞来的一只蜻蜓,也许是多情的宋玉化身而来欲偷窥楚王么?楚王好细腰,宋玉是写过“神女巫山赋”的。也许是杜牧的化身也不一定,杜牧不是也写过“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吗?这野岭僻地,也有如此热闹的生命梦境。

再往上走,路愈发崎岖难行。直到穿过两块巨石架在一起形成的石洞,又跨过几座横在峡谷间的石板桥,眼前豁然开朗起来。几座农舍就在眼前,竟有三五亩稻田、七八畦菜地,有鸡犬相闻,宛然平地的村落。像极了王维写的《桃源行》里的“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情境。这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走了这么久,也该在这农家休息下了,就到此处吧。到祝融峰顶该走了快一半路程了,无限风光在险峰,前头还有更好更美的风景。

我跟母亲栽油菜

■陈学阳

晚稻未收完,母亲便拿出一包往年精选的油菜籽,挑上一畚箕土肥,张罗着育秧。选一块酥松的熟土锄翻、行垄、撒籽、着灰、盖泥、蒙草。每天浇水,很快,松软得像棉花被般的泥土冒出芽蘖,探出小小的脑袋来,星星点点,细细茸茸。转眼,绿葱葱的一片。

当油菜秧儿日益丰茂,有半截铅笔高时,母亲浇足取苗水,小心翼翼把它们一根一根拔出来移栽。取苗,细致活儿。母亲边取苗边选苗,边拔苗边移栽,告诫我拔苗得贴紧泥土,握住苗莖,多带附些根土,当心扯断。母亲近乎文盲,却掌握了庄稼栽植的门道和云彩变幻的奥秘。每次栽油菜之前,母亲都得看天看云,倾听秋蝉噤喉,晴天下午栽,阴天全天栽,下雨不栽,田烂不栽。母亲的预判总是准确有效,很少错过好天气,栽下的油菜成活率高,抢到了季节,罕见僵秧、死苗。父亲打苗窝是把好手,与人边闲聊边翻地,打磨、打土、找平、打窝,看似没用心、不经意,打出的苗窝却如棋盘格子一样整齐划一、疏密有致,像用绳子直横拉过线、弹过墨,又快又好。小时候,黑瘦黑瘦的我在一旁当助手,将一棵棵油菜秧儿分放窝旁,供母亲栽种。栽好后,一窰窰浇下定根水。母亲施上土肥,用小铁镐在苗窝里一开一合。遇到沙土,直接用粗糙的食指中指扒一个小孔放入苗莖,扶正、按秧、压紧。那些秧苗儿仿佛成为摆列战阵的士兵,母亲则成了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刚

栽下去尚未稳根的油菜秧,经阳光一晒,便趴在窝边,蔫蔫地无精打采,但只要汲了一夜的露水,便会昂扬挺立。几场秋雨下来,叶面越来越宽阔,绿汪汪的,生机盎然。

油菜秧儿静静疯长,半个月光景就密密匝匝,挨挨挤挤,焦急地等待分家独立。母亲不误秧苗儿,栽完土里的,紧接着栽稻田。在田里栽油菜,排水是头等大事,要格外讲究。秋收后的稻田先犁翻晒干,再整地拉沟,勾划成若干个几何图形的方块地,四周留出排水沟。主沟、围沟、厢沟,得沟沟相通,排水通畅,雨住田干。

寒露过后的地里透着薄凉。看母亲猫着腰赤着脚栽油菜,想让母亲早点收工,我心痒痒的跟着学。蹲在地里一伸一屈,由左至右,由右向左不时地后退。蹲久了腰酸腿麻,退急了仰面朝天。那一株株油菜秧儿,被我栽得横不对横,纵不成纵,横七竖八,东倒西歪,似败下阵来的散兵游勇。筋疲力尽不用说,还踩结土壤,给母亲帮了倒忙。几天后,母亲见我移栽的油菜枯死了一些,又进行补植。

油菜很贱,它只要栽下去便可顽强生长,就像朴实无奢求的山里人随遇而安。那时的乡村,家家户户栽油菜,男女老少全上阵。乡亲们抢着栽,无遮无拦地栽,吸挨吸,岭连岭,层层叠叠,不放过任何角落空隙,哪怕只够放一条凳子的丁点儿土地。

年前增片叶,春后多支花。萧条的冬日是油菜儿最宝贵的慢长期。它秋发冬壮,用

整个冬天养精蓄锐,就像山里的孩子们十年苦读,一朝勃发。在这期间,母亲像听到油菜儿的呼喊,仍闲不下来,常给油菜“加餐”“疗伤”:追肥,除草,杀虫,在嫩叶上撒下草火灰,入春后中耕松土、培土壅根,防止油菜渍害倒伏。母亲说,庄稼这东西万万缺不得“课”,缺了补不上来,误了季节甚至还会颗粒无收,前功尽弃。当春雨落下,油菜又像青春期的孩子,拼命拔节,封垄,过了几周就高过父亲的锄把,母亲的头顶,变得更加葱绿茁壮。待到阳春三月,油菜儿便肩并肩,手牵手株株相依、叶叶相扶,恣意蓬勃、淋漓怒放。随处一站,眼前是黄灿灿,尽头是黄熠熠,到处呈现油画之美、燎原之势。宝塔型花朵在风中摇曳,向父母点头,仿佛是对大地的报答,对父母的感恩。五一前后,气温骤升,油菜成片成片在父亲亮闪闪的镰刀下纷纷扑地,经过烈日的烘烤,杆儿由绿变黄,籽儿自黄成乌。成捆成捆的油菜搬到一块儿,母亲裹着头巾,摊开被单,搓揉出圆溜溜乌幽幽的菜籽。簸壳,晒干,过秤,榨油。挑回油担子,父母的眼睛和清亮亮的菜油一样晶亮,闪烁着惊喜的光芒,反复念叨“人勤地不懒,地不亏待人”,似乎郁结的心事豁然开朗。

今日,故地重回,偶见路旁一畦绿葱葱的油菜秧,我蹲下身来,凑近一株,看三片小叶子在风中轻轻颤动,往昔满岭满畛栽油菜的背影,一下子清晰立体起来。

立冬忆昔

■诗配画 / 贺文键

鲜衣怒马忆当时,
翩翩少年乱题诗。
春日桃花争俏丽,
百尺楼头赋新辞。
粉墨华诞竞歌舞,
棋盘国里展雄姿。
大千落寞成幻梦,
繁华尽处寸心知。



立冬在石鼓书院

■刘少琼

立冬这一天
我来到石鼓书院
鲜花锦簇 在门庭前
鸡冠、山菊、美人蕉盛开欢欣

迎面而来的风带着
暖暖的气流源于河岸
在这阳光明媚的时刻
我见到了唯美的秋色图案

枫树、柳树、椰树、香樟树
各就各位,错落有致
黄的红的绿的
深浅不一,色彩斑斓
将河流渲染得
如梦幻的画一样

一叶扁舟
就这么横在河边上
冬日的太阳
慵懒地闪着光

静谧的书院
树荫成林,倒映水中
水面上自然飘散
一派气味郁浓的书香

踟蹰缓行
意境里有一种浪漫
仿佛看到一张诗意的画卷
是晚秋江南

铅华洗净后的旷远天空
没有鸿雁的啼叫声
排成行的身影
早已消失在远去的苍穹中

一如我轻轻地来
轻轻地走
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彩色的云绸